

Shi

诗经研究丛刊

第三辑

中国诗经学会◎编

Jing

Yan

Jiu

Cong

Kan



诗经研究丛刊

(第三辑)

中国诗经学会 编

学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诗经研究丛刊(第三辑)/中国诗经学会编. - 北京:学苑出版社,2002.7

(学苑学术论坛)

ISBN 7-80060-069-6

I. 诗… II. 中… III. 诗经-研究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45792 号

学苑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万寿路西街 11 号 100036

总编室电话:010-68281490 发行部电话:010-68279295

E-mail: xueyuan@public.bta.net.cn

北京白帆印刷厂印刷

850×1168 32 开本 10 印张 240 千字

2002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000 册

定价:30.00 元

《诗经研究丛刊》编辑委员会

(以姓氏笔划为序)

主 编：夏传才

编 委：王长华 王洲明 向 熹
村山吉广(日本) 宋昌基(韩国)
陈新雄(中国台湾) 李家树(中国香港)
周颖南(新加坡) 林庆彰(中国台湾)
费振刚 赵沛霖 赵逵夫
聂石樵 顾易生 夏传才
董治安 褚斌杰

尊敬的读者：

您在使用本书中，发现有哪些错误，请及时告诉我们以便重印再版时修正。来信请寄：中国河北省石家庄市高教区河北师范大学中文楼409室中国诗经学会秘书处收，邮政编码：050091

学苑出版社以传承中华文化、繁荣学术为宗旨。近年来，出版了数十种文史方面的学术著作，汇入《学苑文丛》与《学苑学术论坛》中，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建议。来函请寄：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西街11号学苑出版社总编室收，邮政编码：100036。总编室电话：010-68281490，发行部电话：010-68279295。

谢谢所有学苑版图书的读者朋友。

《学苑文丛》与《学苑学术论坛》已出书目：

- 1 二十世纪中国礼学研究论集 陈其泰、郭伟川、周少川编
定价：36.00 元
- 2 知半斋文集 王赓唐著 定价：50.00 元
- 3 汉语诗体学 杨仲义、梁葆莉著 定价：23.00 元
- 4 姜夔与南宋文化 赵晓岚著 定价：36.00 元
- 5 孔凡礼古典文学论集 孔凡礼著 定价：36.00 元
- 6 古典文学文献学丛稿 刘跃进著 定价：23.00 元
- 7 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 王学泰著 定价：40.00 元
- 8 诗骚新识 杨仲义著 定价：20.00 元
- 9 先秦两汉诗经研究论稿 袁长江著 定价：23.00 元
- 10 史学与民族精神 陈其泰著 定价：36.00 元
- 11 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增订本) 陈其泰著 定价：36.00 元

元

- 12 魏晋南北朝史论 黎虎著 定价:38.00 元
- 13 先唐散文艺术论(上、下册) 熊礼汇著 定价:45.00 元
- 14 中国历史文献学 曾昭芬、崔文印著 定价:16.00 元
- 15 二十世纪诗经研究文献目录 寇淑慧编 定价:40.00 元
- 16 苏辙年谱 孔凡礼撰 定价:50.00 元
- 17 思无邪斋诗经论稿 夏传才著 定价:36.00 元
- 18 诗论与子论 王长华著 定价:23.00 元
- 19 汉唐封爵制度 杨光辉著 定价:20.00 元
- 20 中国古代版刻版画史论集 周心慧著 定价:28.00 元
- 21 诗经研究丛刊(第1辑) 中国诗经学会编 定价:30.00 元
- 22 诗经古义新证 (中国台湾)季旭升著 定价:28.00 元
- 23 清代国家机关考略(修订本) 张德泽著 定价:18.00 元
- 24 论刘勰及其《文心雕龙》 中国文心雕龙学会编 定价:40.00 元
- 25 《文心雕龙》散论及其他 周绍恒著 定价:12.00 元
- 26 韩国儒学思想研究 [韩]崔根德著 定价:32.00 元
- 27 寻找精神家园——思想者鲁迅论 程致中著 定价:20.00 元
- 28 艰巨的啮合——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 汪应果著 定价:20.00 元
- 29 鲁迅和中国文化(第2版) 林非著 定价:25.00 元
- 30 中古文学与文论研究 刘文忠著 定价:25.00 元
- 31 明末清初中外科技交流研究 张承友、张普、王淑华著 定价:20.00 元

- 32 王北辰西北历史地理论文集 本书编写组编 定价:20.00 元
- 33 中国历史地理学五十年(1949~1999) 华林甫主编 定价:80.00 元
- 34 中国二十世纪乡土小说论评(修订版) 庄汉新、邵明波主编 定价:32.00 元
- 35 《文心雕龙》的传播和影响 汪春泓著 定价:30.00 元
- 36 诗经研究丛刊(第2辑) 中国诗经学会编 定价:35.00 元
- 37 先秦神话思想史论 赵沛霖著 定价:20.00 元
- 38 在《独立评论》的后面 黎虎编 定价:30.00 元
- 39 清代学术辞典 赵永纪主编 定价:100.00 元
- 40 中国家乐戏班 张发颖著 定价:25.00 元
- 41 第五届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中国诗经学会编 定价:80.00 元
- 42 梵竺庐集补编 金克木著 定价:18.00 元
- 43 跨越话语的门槛——在《文心雕龙》与《诗学》之间 王毓红著 定价:30.00 元
- 44 清朝皇位继承制度 杨珍著 定价:38.50 元
- 45 亚细亚民俗研究(第3辑) 本书编委会编 定价:20.00 元
- 46 美学纲要 庄汉新著 定价:15.00 元
- 47 话本小说叙事研究 罗小东著 定价:20.00 元
- 48 历史与叙事 戴清著 定价:20.00 元
- 49 诗经研究丛刊(第3辑) 中国诗经学会编 定价:30.00 元

目 录

·学术论坛·

- 郭 杰 从《生民》到《离骚》
——上古诗歌历史发展的一个实证考察(1)
- 吴仪凤(中国台湾) 杜甫与《诗经》(30)
- 许志刚 雅乐源流考论(50)
- 王金芳 试论《诗经》音律形成的条件(57)
- 潘啸龙 《诗经》抒情人称研究(69)
- 林淑贞(中国台湾) 拟譬与寓寄(92)
- 谢耀基(中国香港) 《诗经》颜色字的运用(106)
- 陈桐生 论《毛诗序》对诗教理论的贡献(115)
- 李世萍 论诗教观产生之根源及其影响(127)
- 王承略 论《诗序》主体部分可能始撰于孟子学派(137)
- 鲁洪生 《毛传》标兴本义考(159)
- 方 铭 诗志与《诗经》及古代文学的价值(182)
- 邵炳军 卫武公《宾之初筵》创作时世考论(194)
- 黄新光 郭 玮
《七月》的名物训释与历史文化底蕴的发掘(207)
- 张祝平 鹿鸣 鹿鸣宴 鹿鸣馆(221)
- 孟庆茹 《诗经》的天文学解读(234)
- 大野圭介(日本) 论《诗经》中的禹(246)

·评论·

- 王晓平 论白川的诗经学(252)
季旭升(中国台湾) 《诗经》研究也应“走出疑古时代”(267)
夏传才 重视文本研究
——张启成《诗经风雅颂研究论稿》序(277)

·学术札记·

- 林少达(美国) 《诗经》的洞天(二题)(279)
何慎怡 《诗古微》提要(288)
周锡韞(中国香港) 究竟谁人“不素餐”? (293)
钱明锵 充分发挥《诗经》在“德治”中的教化作用(296)

·学术动态·

关于河间国、诗经村、毛公墓的学术讨论(301) 日本近年的《诗经》研究(305) 台北举行以《诗经》为主题的中国经学研讨会(306) 台湾中研院推动清乾嘉扬州学派研究计划(307) 《诗经》研究新著五种(307) 河间诗经斋网站建立(310)

·学术论坛·

从《生民》到《离骚》

——上古诗歌历史发展的一个实证考察

郭 杰

提要:从《生民》到《离骚》二者的重要变化,不单纯是形式或手法的问题,而具体地反映了“继承——超越”的文学规律,从宏观的艺术层次上,标志着中国上古诗歌发展过程中的一次伟大飞跃。

关键词:文学传统 艺术结构 形象塑造 视点变化

一、文学传统:超时空的回响

文学的历史发展,其实也就是后来的文学创作对既往文学传统不断吸收继承、而又不断创新超越的过程——继承固然是传统的延伸,而超越也同样为传统提供了新的成分。久远悠长的传统,犹如超越时空的回响,或强或弱、或显或隐,总会波及到后来每一位作家的艺术精神和创作实践之中,虽然程度不同,这回响本身的存在毕竟是不能否认的规律。关于文学传统的巨大

力量,美国著名诗人和批评家艾略特(T. S. Eliot)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一文中写道:“诗人,任何艺术的艺术,谁也不能单独具有完全的意义。他的重要性以及我们对他的鉴赏就在于他和已往诗人以及艺术家的关系方面。你不能把他单独的评价;你得把他放在前人之间来对照,来比较。我认为这不仅是一个历史的批评原则,也是美学的批评原则。”^[1]他的看似保守的观点,包含着相当深刻的哲理:任何个人的艺术才能,只有置于特定的文学传统的背景之下,才能真正地体现出来。

在中国文学史上,许多事实印证了艾略特的观点。我们可以从第一个自觉形态的文学流派——江西诗派的理论和实践中,体会出诗圣杜甫那透过朝代更迭而产生的深远影响;也可以从长篇白话小说的艺术高峰——《红楼梦》的字里行间,感受到明代世俗生活画卷《金瓶梅》的文学基因。一旦把目光投向遥远的上古时代,类似的文学现象也会映入我们的视野。《诗经》和楚辞,作为中国上古(先秦)时代两部最重要的诗歌总集,其所开创的艺术“范式”对后世形成了极其广泛的历史影响,而它们彼此之间,同样存在着“继承——超越”的历史渊源。探索这一演化脉络,将有助于人们对中国文学传统之发展历程和内在规律的认识。

《诗经》是周朝乐官在各地民歌和贵族作品基础上编订而成的一部诗集,时限为上起殷商时代,下迄春秋中期。尤其在春秋时期,其中的作品经常被公卿贵族们在各种场合加以引述,并赋予特定的含义,即所谓“断章取义”、“赋诗言志”,表明其影响已远远超出了纯文学的范围,而渗透到社会政治、外交、文化、伦理的诸多领域中去。据《国语·楚语》记载,楚大夫申叔时曾提出,教授太子的书籍,应包括《春秋》、《世》、《诗》、《礼》、《乐》等等,而“教之《诗》”的目的,是“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也不仅仅

着眼于纯文学的角度,而更侧重其伦理道德的内涵。后来孔子曾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2]二者之间一脉相承的思路,表明楚国贵族阶级对《诗经》的理解和体认,与北方中原各国并无太大的差异。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以屈原为代表的楚国诗人进行楚辞创作,必然受到《诗经》的艺术滋养和精神熏陶,并将之作为创新超越的基本前提。对此,汉代学者早就作过精辟的论述。淮南王刘安曾指出:“《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3]这段话,揭示了楚辞对《诗经》美刺精神不仅有所吸收,且能融会贯通,不失为有识之见。或许是受此启发,东汉的王逸进一步提出:“《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4]他着眼于楚辞在创作方法上对《诗经》的继承与发展,旨在阐发其间的内在脉络,也可谓独到之论。这为后世人们全面而准确地理解这两部产生于不同时空条件下的文学典籍之间“继承——超越”的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但是,虽然此类的论述自古以来所在多有,而从具体作品入手对这种关系加以实证考察,并在此基础上取得令人信服的结论,则似乎还不多见。其原因不难理解——文学研究毕竟是人文学科之一,它不仅不同于一般的自然科学,而且也不同于一般的社会科学。在人文科学(包括文学)研究中,价值判断的重要性,往往并不低于事实认识的重要性,所以实证性就不足以作为其科学性的惟一标准。同时,由于年代久远、史料匮乏等原因,对上古文学发展过程中一些细节问题的实证考察,显得尤其困难。不过,就《诗经》与楚辞“继承——超越”关系而言,我倒倾向于认为,从具体作品入手而进行的实证性研究,会有助于认识的进一步深化,从而给自古以来论者们敏锐的艺术感受,提供确凿而实在的依据。

其实,早在王逸的《楚辞章句》中,为了证明“夫《离骚》之文,依托五经以立义焉”的论点,就曾举出“‘帝高阳之苗裔’,则‘厥初生民,实为姜嫄’”的实例,在指明《离骚》首句与《生民》首二句写作上相通之处的同时,似乎也暗示了这两篇经典之作整体上的一致性。可惜的是,王逸语焉不详,后世论者又鲜有会心,于是这样一个极具启发性的天才论断,就在粗心的阅读中被搁置一旁了,其中的丰富意蕴未能得到深入的发掘。本文试图继其踵武,将保存在《诗经·大雅》中的古老史诗《生民》,与作为楚辞代表作的长篇抒情诗《离骚》加以具体比较,通过实证性的个案研究,揭示《诗经》与楚辞之间“继承——超越”的内在关系,进而完成对中国上古诗歌发展的一个历史考察。

二、艺术结构:惊人的一致性

在文学作品的构成要素中,结构居于非常突出的位置。关于这一点,美国学者韦勒克(R. Wellek)在《文学理论》一书中作过深入的论述,他主张“把一切需要美学效果的因素称为‘结构’(Structure)”,“这样,艺术品就被看成是一个为某种特别的审美目的服务的符号体系或者符号结构”^[5]。当然,韦勒克所谓“结构”,包括了声音、意义、事物等多种层面,其含义显得过于宽泛;而我们通常所谓“结构”,则主要指依据一定的审美目的将文学作品构建为有机整体的基本框架。那是一种颇能显示作者艺术功力的框架,它需要调动各种表现方法,把一系列叙事或抒情的素材,依据主次不同、时空的变化和逻辑的线索,加以合理而匀称的安排,使之既能适应作品体裁的要求,又能达到审美意义上的完整与和谐。

谈到《生民》与《离骚》的前后联系,首先给人留下极深刻印

象的,大概就是两者在艺术结构上的令人惊叹的一致性了。

众所周知,《诗经》时代(即从先周到春秋)是中国诗歌史上口耳相传、群体歌颂的时代。那时人们对诗歌中所传递的社会内容或情感内容的重视,远远超过了对作品本身所包含的形式特质或艺术要素的重视,所以,结构的完整性和统一性,一般说来还未曾受到比较自觉的关注。在此情形下,经长期流传之后而在西周初年定型下来《生民》,早已具备了首尾完整、线索统一的艺术结构,就不能不说是文学史上的一个奇迹。如果说《诗经》中的诗歌作品,因为主要来自民间或受民歌影响,所以大多篇幅短小,且往往采用重章叠句的形式,比较少见整饬而严谨的结构;那么《大雅·生民》一篇,首章写后稷之母姜嫄履帝迹感孕的灵异,二章写后稷降生的神奇,三章写后稷被弃而不死的怪特,四章写后稷自幼即显示了对农艺的天才,五、六章写后稷对农业生产的伟大贡献,七、八章写祭祀的场面,能够成功地运用赋的写法,紧紧围绕时间发展的线索,从头到尾一脉相承,结构相当完整,篇幅也比较宏大。正如有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前半部分“描述后稷出生的灵异,充满神话色彩和浪漫情调”;后半部分“记叙后稷善于稼穡及教会周人耕作。虽然着意于后稷的天生聪慧,但落墨处皆是诗人对生活的提炼,笔调转而为写实了”;最后则“铺陈祭祀场面的热烈隆重,将人的虔诚与神的感应揉捏在一起,同时闪烁着前两部分奇谲与平实的光彩”,因而“结篇完整,意淳辞质”^[6]。以如此严谨的结构,表现如此丰富的内容,《生民》一诗在全部《诗经》作品中无疑堪称为杰出之作。

“五四”以来,中国学者们逐渐形成一种共识,即认为保存在《诗经·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五篇作品,应当看作是中国式的上古史诗。这显然是对黑格尔所谓“中国人却没有民族史诗”这一论断^[7]的反驳,而带有相当的说服力。

力。事实上,世界各民族的童年时代,大多出现过独具特色的史诗或带有史诗因素的诗篇,以某种特定的史诗作为绝对的标尺来衡量其他民族的作品,就难免会有削足适履之感。我们认为,上古时代的中国具有早熟的文明形态,它确乎未曾产生类似古希腊荷马史诗那样规模宏大、情节曲折、人物众多、性格鲜明的史诗,但也确乎出现了《生民》等具备相当史诗因素的作品,它们以多个作品的——尽管是未必自觉的——组合方式,在客观上完成了对周族恢弘历史的铺叙,称之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上古民族史诗,是丝毫不算过分的。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周族史诗之首的《生民》,它所显示的结构完整、层次明确、脉络清晰、布局合理的特征,是与其“史诗”的性质不可分的,也就是说,这一结构特征的形成,不是出于个别文人的天才或灵感,而是在漫长流传过程中集许多代人的群体智慧、适应着祭神仪式的特殊需要而逐渐创造出来的。因而,它在结构上不仅迥异于重章叠句的一般民歌,也与后来篇幅较长的贵族文人之作有着很大的不同。这不禁令人联想到古印度的大史诗《摩诃婆罗多》,正如金克木先生所说:“大史诗并不是故事的简单堆积。它是在一篇史诗的基础上加工的,而且它所经过的修订也是为了某种目的要求它更加完整和丰富的。因此,整个说来,它的结构是完整的,故事情节是有骨干而且有血有肉的。”^[8]两者在篇幅上当然远远无法相提并论,但结构的完整性似乎成了史诗的共同特征。

在周朝开基(也就是《生民》定型)八个世纪之后的战国时代,身为楚国贵族的屈原,“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9],他对《诗经》不仅耳熟能详,且在其楚辞创作中加以创造性的继承借鉴,这应是不言而喻的事实。但是,屈原究竟从《诗经》里继承了什么?又是如何进行借鉴的?对于这些问题,则需要加以具体的实证考察。而屈原的代表作《离骚》,恰好可以成为这一

考察的首选目标。

如果说，八章七十二句的《生民》可算是《诗经》中篇幅最长的作品之一，那么，全诗共三百七十四句、二千四百七十七字的《离骚》，则无疑堪称为楚辞第一长篇（甚至被称为中国抒情诗的第一长篇）。关于《离骚》的基本内容，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中作过简练的概括：“其辞述己之始生，以迄壮大，迄于将老，虽怀内美，重以修能，正道直行，而罹谗贼，于是放言遐想，称古帝，怀神山，呼龙虬，思佚女，申纾其心，自明无罪，因以讽谏。”^[10]应该说，这段话对诗篇内容的概括，大体不出王逸当年在《楚辞章句》中所概括的范围；但其中所谓“述己之始生，以至壮大，迄于将老”等语，则涉及到《离骚》的结构问题，表明它与《生民》一样，也是以主人公的整个人生历程为线索，紧紧围绕时间发展的自然顺序展开铺陈抒写，形成了首尾前后的层次相当完整、起承转合的脉络大体清晰的结构特征。

关于《离骚》的结构，古今学者多认为其具有严谨整饬的艺术特征。但是，近来也有学者对于这广泛受到赞同的观点表示非议，认为：“屈子《离骚》，今人每论其结构之严谨，或谓其有精美之内在旋律感。予独以为文思纾郁，叙述重复杂沓，有欠条畅。盖当其写作之际，悲愤万端，欲诉无门，欲一气倾吐，殊乏熔裁也。予每持此论，而人或不以为然。”^[11]并引述周亮工《尺牍新钞》卷十所载清初莆田闺秀周庚与夫书，作为自己的同调。周庚云：“《离骚》之所以妙者，在乱辞无绪。绪益乱则忧益深，所寄益远。古人亦不能自明。读者当危坐诚正，以求所然，知粹然一出于正，即不得以奥郁高深奇之。”为了认真辨析这一问题，对历代评家的见解略加回顾，是十分必要的。其实，明代谢榛已经指出：“《离骚》语虽重复，高古浑然。”^[12]清代毛先舒也曾指出：“《离骚》断乱，人故不易学，然讲之亦仍自义相连贯。”^[13]他们虽

然意识到《离骚》中某些语句之“重复”，看出了《离骚》中个别线索之“乱”（迷乱），但并不因此就完全否认其通篇气象的“高古”和整体脉络的“连贯”；而是相反，从宏观的角度，对其艺术结构的严谨整饬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这种辩证的态度和求实的学风，是值得后人借鉴的。

对此问题，我过去曾提出过这样的看法：“在《离骚》中，以诗篇自我形象那辉煌的族系和神奇的诞生起始；继之以对其高洁情操和远大理想的赞美，然后抒写其‘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苦闷情感；接着驰骋想像，在壮丽的神界中遨游，最后仍归结到现实生活中去，表达了坚贞不渝、宁死不屈的决心。总起来看，从开篇之降生到结尾之欲死，正好前后照应，构成人生的基本历程；中间各层次的起伏变化，也都能相互联系，紧密衔接。虽然诗中多有回旋往复之处，但其基本脉络还是相当清晰的。……当然，由于《离骚》乃是极度苦闷之心情与极度奇幻之想像交合作用的产物，故诗人命笔之时，当然不可能把全部精力都倾注到诗篇结构形式的设计上，所以像林云铭《楚辞灯》谓其‘自篇首至尾，千头万绪，看来只是一条线直贯到底’，则未免有些绝对化了。”^{〔14〕}总之，《离骚》是将叙事式史诗的恢弘气象，融于抒情式长诗的澎湃激情和瑰丽幻想中了，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变和上升。由于其篇幅长度远远超过《生民》，情感力度大大重于《生民》，基于当时特定的语言艺术水平和文体发达程度，作品在一些细枝末节上出现某种重复或迷乱的现象，本属非常自然的事情，但似乎还没有达到“乱辞无绪”的程度，当然也无碍其宏观整体层次上严谨整饬的特征。《离骚》与《生民》在艺术结构上所取得的令人惊叹的一致性，正显示出一位具有自觉审美意识和高度艺术天才的诗人，对既往文学传统中的可贵创作经验进行继承借鉴的轨迹和方向。